



(视觉中国)

■吴奋勇

那天上午十点多下楼,春阳暖融融的。王老师正和几个人围在花坛边泡茶,一张小几,几只搪瓷杯,热水一冲,茶香悠悠地飘过来。我也凑过去,蹭了一杯。

老李呷了一口茶,忽然没头没脑地说:“惊蛰过了,茶脱壳了吧?”老张推推眼镜,接得顺溜:“快了快了,再过几日,春分茶就该冒尖了。”胡老哥脸上泛起笑纹:“清明就能开园采茶咯,老辈人传下来的话,准没错。”

几个人都点头称是。我端着杯子,话到嘴边,又咽了回去。有些事,争不出长短,不如回去问个明白。

清早,我推开海勇哥家的木

门。他正在院子里编竹篾,旁边堆着几只新编的茶篓。他抬起头,见是我,也不多问,只是咧嘴笑笑,拍拍手上的竹屑:“走,今天春分,我带你去茶园看看。”

我们沿着刚修整的山路走,晨雾还没散尽,路边的草叶挂满露珠,走几步,裤脚就润湿一片。海勇哥忽然指着路边一丛茶说:“你看,这就是‘茶脱壳’。”

我凑近看,那些越冬的老叶底下,冒出些嫩嫩的小芽,每个芽头外头都包着一层薄薄的鳞片。有的已经裂开,露出里头鹅黄色的嫩尖。“惊蛰回暖,它就醒了。”海勇哥蹲下来,轻轻拨开一片叶子,“这鳞片是护着它过冬的,天一暖,就自己脱

掉。老辈人看得细,才编出这样的话来。”

我们继续往上走,到了一片开阔的茶园。海勇哥随手掐下一个芽头,递给我看:“你说那个谚语,前半句没错,后半句‘清明茶开园’,说的不是咱们的铁观音。”他指着那芽头:“你瞧,这是单芽,嫩得很。要是做绿茶,清明前后采这个,正好。可咱们铁观音要等它再长长,长到三叶一芯,叶子舒展开了,那才叫‘开面’。开面才能采,采回去摇青、杀青、揉捻,做出铁观音的韵来。咱们的开园,要到五月一日前后,谷雨时节。”

我这才明白,那谚语原不是错的,只是被时间带偏了地方。

下山时,太阳出来了,照得茶山一片亮汪汪的绿。田埂上的野花开得正热闹,紫的、白的、黄的,挨挨挤挤,像赶集似的。风一吹,花香和茶香便搅和在一起,漫过整个山坡。海勇哥摘了几朵,随手递给我:“山花戴一戴,四季无病灾。我阿婆说的。”

我接过花,忽然想起那句词:“若得山花插满头,莫问奴归处。”在茶乡,这不是什么遥远的念想,而是触手可及的日子。春分前后,茶园里的活计还不算忙,孩子们便在田埂间跑来跑去,采一把野花,往头发里插。阿婆们见了,总是笑眯眯地念叨那句老话,把春天的欢喜裹进最朴实的祝福里。

我小时候的春分,就是这样过的。头上没有精致的簪花,只有知名或者不知名的山花。我们顶着一头细碎的春光,在茶山疯跑,连笑声都是清甜的。那时不懂节气深意,只知道春分一到,山野里有花可采,头上有花可戴,便是一年里最欢喜的时光。

傍晚时分,我和几个堂亲在海勇哥家的门口喝茶,山风一阵一阵的,把花香送到茶碗边。最好的春天,从来不在远方——就在故土的茶山上,就在这一碗茶里,就在你愿意低头看见美好、抬头接住春光的心上。心怀春光,便是山花插满头。

春分时 与天地共守一份平衡

■倪涛

风里裹着温软,光也浸着几分柔和。到了春分这一日,太阳便端端正正地悬在赤道上空,不偏不倚,将昼夜裁成两半,一半晨光浸露,一半暮色含烟。世间万物,都在这均分的时光里寻得一份从容——柳丝抽芽从容不迫,桃花绽放不慌不忙,檐下燕子往返有节,翅尖沾着几分温软的晨光。

古人曾说:“春分者,阴阳相半也,故昼夜均而寒暑平。”这“均”与“平”,本就是天地最朴素的底色。阳气渐盛却不张扬,阴气未消却不郁结,一升一降之间,藏着天地自带的平衡,恰似一幅留白恰到好处的画,浓淡合宜,未有一分过溢,亦未有一分亏欠。

站在春分的田埂上,看麦苗铺就一片浅青,望流云自在舒卷,心头忽然有了觉悟。天地间的平衡,从不是刻意强求的调和,而是顺其自然的接纳与安放。昼夜从不会因人偏爱晨光便刻意拉长,也不会因人眷恋暮色便随意缩短,它循着自身的节律,稳稳当当、不偏不倚地向前,把那份公平与从容悄悄藏进每一寸流转的时光里。

天地有天地的平衡之道,人生亦有人生的行事章法。我们总在奔波劳碌中追逐不休,在忙乱无措中渐渐迷失,总以为唯有忙碌,才算不负此生;唯有收获,才算圆满人生,于是一路匆匆奔忙,弄丢了闲时的清欢,藏起了心底的遗憾,在得与失的纠缠、过去与未来的拉扯里,活得疲惫又慌张。可我们忘了,人生最好的模样,从不是一味地忙碌不休,也不是一味地闲散度日;不是只懂索取不愿付出,也不是一味付出不懂取舍;不是沉溺过往难以自拔,也不是空想未来徒增焦虑,而是如春分这般,寻得属于自己的平衡:忙时心有方向,闲时意有滋味,得之安然,失之淡然。

得与失的平衡,是人生渐懂的通透。人生本就是得失相伴的旅程,春风吹走枝头残雪,却带来满枝新芽;春雨淋湿路面尘埃,却滋润干涸土地。得失相依,福祸相伴,接纳得失,看淡输赢,方能在起起落落中,守得内心平静。不必为一时得失大喜大悲,不必为偶然遗憾耿耿于怀,如春分待昼夜,不偏不倚,不悲不喜,接纳遇见,珍惜拥有,便是从容。

过去与未来的平衡,是前行的底气与勇气。恰如春分,一半是过往寒意渐消,一半是未来暖意渐浓,不沉溺寒冬萧瑟,不急于奔赴盛夏炽热,一步一步稳稳前行,把过往的沉淀化作未来的力量。

春分的风,吹过田野,吹过枝头,也吹过我们的心房。它悄悄诉说,天地的平衡,是顺其自然的从容;人生的平衡,是张弛有度的通透。不必追赶太阳,我们自有自身的节律;不必强求圆满,平衡本身,便是一种圆满。

春分里的“二月二”

■刘昌宇

今年的春分,恰逢“二月初二”。这一天,天文学上的“昼夜平分点”与民俗中的“龙抬头”奇妙重合,春分的平衡之道与二月二的生发之气在时空的节点上交汇,谱写出一曲古老而崭新的春日乐章。

春分者,阴阳相半也,故昼夜均而寒暑平。春分不仅是季节的中点,更是气候的转折点,玄鸟至、雷乃发声、始电,大自然在此时完成了从苏醒到勃发的最后冲刺。

而农历二月初二,民间俗称“龙抬头”,又称“春耕节”“农事节”。这一节日的起源,深植于华夏先民对星空的仰望与对土地的眷恋。古天文学家将黄道附近的星宿划分为二十八宿,其中东方七宿(角、亢、氐、房、心、尾、箕)连缀成一条苍龙。每逢农历二月初,代表龙角的“角宿”从东方地平线冉冉升起,宛如巨龙昂首,故称“龙抬头”。龙在中华文化中是司水之神,龙抬头意味着雨水将至,春耕伊始。

当春分遇上二月二,这并非简

单的日子巧合,而是天道与人道的深度共鸣。春分讲究“平衡”,二月二侧重“生发”。春分的昼夜均等,象征着天地秩序的和谐稳定;而二月二的龙星初升,则代表着生命力的破土而出与昂扬向上。二者相遇,恰似一位智者既懂得持守中道,又具备进取精神。在这一天,自然界的阴阳达到了完美的平衡点,而人类社会的农耕活动也迎来了最关键的启动时刻。

2026年的春分交节时间在夜间,属于民间所说的“下午春分”或“晚上春分”。老辈人常言:“上午春分冷飕飕,下午春分热死牛。”虽为夸张之语,却预示着今年春后回暖较快,但也需警惕倒春寒的突袭。这种对天时的细致观察,正是农耕文明留给我们的宝贵智慧。在“龙抬头”的日子里,农民们往往要举行“引龙回”的仪式,撒灰成线,从水井引至家中,再绕粮仓一周,意在请龙神镇宅、赐福粮仓。若逢春分,这份祈愿便多了一层顺应天时、调和阴阳的深意。

从文化深层来看,春分里的

“二月二”,体现了中华民族“天人合一”的哲学思想。天象上,苍龙昂首与太阳北归同步;地面上,春雷惊蛰与春耕播种呼应。人们在这一天,通过一系列仪式化的行为,将个体的命运与宇宙的节律紧密相连。

时光流转至今日,虽然现代化的农业已不再完全依赖天吃饭,但“春分里的二月二”依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。它提醒着忙碌的现代人,在快节奏的生活中不妨停下脚步,抬头看看星空,低头闻闻泥土的芬芳。在这个昼夜平分、龙腾云起的日子,我们既要学习春分的“平衡”智慧,在工作与生活间找到支点;又要汲取二月二的“进取”精神,如潜龙出渊般勇敢追梦。

2026年的这个春天,因春分与二月二的相逢而显得格外厚重。当我们在春分的微风里,听到二月二的锣鼓声,那不仅是古老民俗的回响,更是文明血脉的延续。愿这一年如春分般平和顺遂,如龙抬头般蒸蒸日上,大仓满,小仓流,人间皆安。



投稿邮箱:dnzbgfzc@qzwb.com
联系电话:0595-22500109